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八
孟子 盡心上本

仁12
2544
30-28

仁12
2544
30-28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八

童嘉駒幼千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孟子

周陟嶽輯思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盡心章全旨

此章總是以人合天之學首節是造其理之智末節是履其事之仁末節是智仁各造其極總是窮理盡性以至千命也心性天命四字只是一樣人具之爲心之靈處爲性性之能出爲天天之一定爲命孟子分別出來正要人從本來處討个下落然其結果在人身故求又點出修身二字正見心性不屬懸虛天命不屬冥漠卽在人身上又見得此身不終軀殼須合心性天命而后成其身故通章關鍵其歸宿在修身二字其工夫下手在存養二字其貫徹在盡心二字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

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參大全孟子曰心體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人生之初繼善成性性是吾心之寔理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却盡个甚麼故盡其心體之全量而體用無遺者由于能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而先知其性之道理也既知其性則窮理之極自有達本之妙而所爲賦性之原者有不洞徹而無間者乎蓋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性之所有者皆自天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心性一體盡心必由于知性而天人一理知性即所以知天知性知天則心益無不盡矣此造理之學也
析講孟子語意原就現成盡心者而表出其知性知天耳心

以神明之體言盡是全盡之盡非窮盡之盡心無一毫之不明便是盡其心性以人心所具之理言故盡心工夫由于知其性如性中仁義禮智等道理一知得真切也至于天即於發不已而爲賦界之性所從出者既知其性則窮理之極自有達天之妙而知天不外是矣
○大全蔡氏曰本文知性是舉成功說知性知天俱一時事不分先後窮理之理便實到所從來處非更有知天工夫也
○此節是知的工夫天大無外而心彙其全故心之本體無可限量窮格于形氣之數清于聞見之小未免有所蔽而不盡惟于心所具之理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矣
朱子曰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于意誠則存心養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
○真西山曰如爲君當仁爲臣當敬之類乃下學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是事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即具此理乃天之而與也是理之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慶源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用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

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參朱子然使存養之不至則智足以及之而仁不能以守之
知乎天者未免違乎天矣故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念
不逐物而一動一靜常守其至止也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
養之事必循理而勿助勿忘不害其本然也夫心也性也皆
天之所與我者存之養之正所以敬事乎
天而不違乎天之所賦也此履事之學也

析講蔡氏曰此與上節工夫並行不悖心有危微不無出人
故須操而不舍性純天理別無存亡故只順而不害此心性
是功俱兼動靜故存心是該得養性朱子曰存得父子之心
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最為明
曉○事天者能存養心性自然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
于天之所以予我者也○輔氏曰上盡心知性是知工夫下
存心養性是行工夫○語類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
故曰所以事天也○按上節知性正以盡心故知性在先知

成功之道也此節存心在先者性為心之寔理存其心即存
其全性之心則存心正以養性故輔氏云非存心外別有所
謂養性工夫此言用功之學也使心之神明必誠必正常為
我身之主則當仁義即仁義當禮智即禮智即事事順理而
不逆以害之矣○心是活物有出入須着力存他如靜時我
懼動時省察皆是存的心夫性是渾然之理只要順其自然
動時順其自然便是動時養其性靜時順其自然便是靜時
養其性養字說不得着力語○翼註天與人以心性存之養
之便是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
職事修舉職事便是所以事君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立命也

存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
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
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
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

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歿壽或謂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合衆然猶未也心有一毫之不信而不能不動乎歿壽之數非知天之至也身有一時之不修而不能不移于終身之久非事天之至也必其盡心知性之功愈精愈明初不以死生歿壽為吾心之欣戚而疑其心一惟修其在我之身以聽其在天而所以存心養性者直至死而後已則知天事天已至而天之賦于我之理無不全而歸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氣運之短長非所論矣此乃心性之全功而天人之全學也

析講此節以知行之極言胡雲峰曰能知其理已是智然必不以歿壽一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是仁然必修身俟死方見其為仁之盡蔡氏曰命主理言與歿壽不同蓋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寔落處修身到無疑一處則把此命植立于已而不令顛仆如植物在地根深寧極不可搖動一般即人即天故曰立命○歿壽不二二句由說只重修身

以俟二疑也然亦是「一心之二」見得氣化不齊只當順受惟知朝聞夕死而一意修身以俟之則歿壽雖不可知吾身有存順歿寧者在故曰所以立命○存疑此命是天命之謂性是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為一申事○歿壽不二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修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歿壽字意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歿壽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也故曰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也

莫非章全旨

此發上章修身俟命未盡之意首節言君子當順正命二節申言順正命事末二節言命有正有不正見人之當知也○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似不同矣然此章命字即上章承壽之命盡道而順受其正即修身以立命也故為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淺說孟子見世人有為惡取禍而亦歸之命者故云然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參蒙引孟子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皆出于氣數之自然莫非天之所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而盡其在我之當修以聽其在天之自至耳

析講莫非命也非是該非正命意乃是猶吉凶禍福等言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為命也○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命字以氣數言然理氣相離不得順受即修身以俟也註中因順受說不修身來未可即侵下文盡道意○胡雲峰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須玩註莫之致三字既莫之致乃是命合當如此安得不順受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合參夫惟當順受正命是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立巖牆之下凡可以致禍者皆不為也此所謂順受其正者也析講此一句與順受其正句正相發明故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面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其意○知命知字乃順受

源頭不可輕看○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壓死則是乃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非禮勿動○立巖牆之下總是行險取禍之喻不必泥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合參然果何如而為正命蓋人能存心養性盡其自修之道而不免于死者乃莫之致而至則其死為正命也析講按盡道不死正也而乃成死故曰命然寔盡道故亦曰正命此本文多着一而字言不當死而死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合參又何如而為非正命蓋為惡犯罪以致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是則盡其道死者不立巖牆之下者也乃順受其正者也桎梏死者立巖牆之下者也乃不順受其

正者也。知乎此而立命。一說盡矣。

析講盡道由平時能修身說。桎梏亦即平時不能盡道而陷此者也。此桎梏指不盡道者說。若龍比殺身便不可謂非正命。陳新安曰：天之命乎人吉凶禍福萬有不齊人之事乎天必須盡道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于天而為之也。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且禍者是我干道理本無愧不過氣數之偶值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非正命又安可以言命哉。此與上節即盡道極措以例順受不順受意。

求則章全旨

此章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必求。欲人審所求之意上節即從吾所好意下節即如不可求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

合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心之所有者。

蔡淺說孟子曰：甚矣人不可不審所求也。有物于此不求則已求則得之，不捨則已舍則失之。得失係于求不求如此是求有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在我固固有之物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析講二則字甚緊。有益便是得。在我只說我所固有之物不必露仁義禮智之性來。○求則二句不平和不過以舍則失之照出求則得之耳。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

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合參若求之有節制之道而不可妄求縱或求之亦不可必得而得之有命得失不歸于求不求如此是求無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身外之物也。惟在身外故求而不可必得也。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

析講求之有道乃有道以制其求也非謂求之有得之有
命言雖得亦命而非可必得也無益便非得在外只
說身外之物亦不必慮富貴利達方得渾涵口氣

萬物章全旨

此章總是勉人以盡性之學首節言理之具于人
下節言得之之妙與其求之之方蓋皆備之理原
是真寔無妄而物我無間的說个皆備于我便見得是誠之
原而仁之本體之而寔即至誠而安仁者也行之以恕即
思誠而利仁者也總是言性之所以盡不重在窮其安勉之
等上○上章說求其在我而求之意却說得渾涵此章只指
个我之本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寔處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
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參淺說孟子曰天之所賦萬物有不齊莫不有當然之理此理
自降衷以來已具于我性分之中吾之性有仁義禮智則凡
大而人倫小而事物其理總不外是焉蓋萬物皆備于我矣
析講所謂萬物皆在我者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

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下文反身強恕
皆蒙此句為義○萬物之理不外乎性而性之大綱不外仁
義禮智此仁義禮智之理與生俱在皆
是我所固有的故曰萬物皆備于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知惡惡臭好好色之實
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參淺說夫理備于我本無不定也苟或反之于身私意不萌
物欲無累無俟勉強力行之功而所備之理皆寔有諸已無
少虧欠焉則仰不愧俯不作泰然順適樂莫有大于此者焉
析講朱子曰此乃躬行之至無理不寔有諸身如仁義忠孝
應事接物之理皆寔有之到此地位則以已及物不待勉強
而仁在我矣下節言未至于此則當強恕以去已私之蔽而
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此盡性之事也反字不必着力如君
臣之義父子之仁此理本備于吾身自家檢點果寔有此理
而無一毫之欠缺如事君真个忠事
父真个孝則不愧不作自是快活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勉彊忍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彊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矣朱子反身而誠者自然循理不待勉彊而仁在我矣若未至于此者則當推己及物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力行以求夫天理之公仁道莫近于此焉由是積力之久全乎萬物一體之仁則皆備于我者自無欠缺處矣欲盡性者可不由恕而仁以漸進于誠身之樂哉析講語類不可將恕字低看且求仁莫近于恕恕字甚緊○大全陳氏曰誠與仁一理正定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欲則曰仁○此反之之事也強恕而行知已要人孝自已必去盡孝已要人忠自已必去盡忠于君臣父子事物細微上下一勉一勉以盡之也求仁即所以求誠但因強恕却私處又做得求仁耳

行之章全旨

此章全為人不能知道者而發言外要得喚醒人著察意未付總上二句說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衆淺說孟子曰日用之間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焉有理之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皆齊其事矣而猶不識其理之所以然焉以此言之則終身由于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道之所

以不明于天下也知道之學君子可不務哉析講紹聞編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習乃稔習之義行之既熟猶不識所以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寧事已哉夫日用而不知于凡人無責也學者豈當然哉○玩本文不知其道者衆也衆字作衆人言可不必拘

定紹聞編一說專以道言也○翼註如父坐于
宜人有其事却亦不管他如何當坐如何當立

人不章全旨

孟子欲人不失其羞惡之心也上句言
人當有耻下言知耻之有益正見上句意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
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參大全孟子曰恥者羞惡之良心也恥吾之未能進于善則
善可遷恥吾之未能免于過則過可消故人不可以無恥也
人若能以無恥之行爲恥而惕然悔悟奮然自

新則終身無恥辱之累矣人可自失其耻心哉

析講第一恥字指羞惡之心第二恥字指所行之無恥如不
仁不智無禮無義之屬第三恥字活指羞惡之心所惡言第
四恥字指耻辱之類也
如爲人役之類也

恥之章全旨

此章戒人不可失羞惡之心上言恥之所係爲
大下言無恥之可恥以見恥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
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參序孟子曰恥者人羞惡之良心也耻心之
存亡即分人品之邪正其關于人也大矣哉

析講此句且虛末節正見其係于
人大註聖賢禽獸語預透說也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參大全彼陷溺其心者奸險叵測于機械變詐之巧無所不
爲此正有良心者所深恥而不爲者也而彼方自以爲得計
快然無所用其愧恥之心焉則其固

有之良亦曰辜塞而不自知矣
析講不善多端獨舉爲機械
之巧者其喪失良心尤甚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泰蒙引夫人而至于無所用恥則但此不恥一事將本心盡失入于禽獸而不復能進于聖賢不若人甚矣何事若人之有恥之于人顧不大哉析講不恥不若人緊跟無所用恥說何若人有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自淪汙下而已不可不儆醒

古之章全旨

此為當時士之枉道者而發賢主賢士雖兩平被何獨不然一轉便側入士上不致敬不得見况得而臣俱是說賢士之自重正傷今之士不然也

孟子曰古之賢主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

則不得亟見之是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

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參淺說孟子曰人之取重于人者必當有以自重古之賢主好人之善而忘在己之勢尊士也古之賢士何獨不如賢王然乎亦自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內不致敬外不盡禮則賢士以道自重必不肯枉已苟合而君不得亟見之矣夫見之未為甚屈也且猶不得亟而况得以爵祿役使而臣之乎士非以此自高其道當然也而君之好善忘勢亦君道當然也二者相成不令人遐想其盛哉析講善即道也君慕民善士守曰道致盡應好善意不得見且臣應樂道忘勢意○何獨不然喚起下文亦有所好亦有所忘意賢主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于當時而言也○麟士曰古之賢主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主意亦

見于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句踐章全旨

此章按註內重而外輕則無從而不善須從遊上立論蓋欲挽戰國遊士之趨而進之于古也尊德樂義是遊之本領既尊德樂義則內重外輕窮如是達亦如是隨在皆德義隨在皆自得何不囂囂之有未節引古人獨善兼善重一則字見得窮則獨善于德義無損也達則兼善于德義無加也無加無損正應囂囂意○胡雲峰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賓內外輕重之分者惟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也達則能使民皆歸于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鈞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參序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說諸侯乎吾語子以遊之道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參序凡遊說者原以我易乎人而不可以人役我如說之行

而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不加欣說之不行而人不知之也亦囂囂然而不加感得失兩忘而無求于人則隨往而皆自得矣此遊之道也

析講大全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理義而惟欲其言之必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無欲自得之說○知不知俱就遊說上說謂說之遇與不遇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

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循乎外物之誘矣參存疑曰囂囂未易言也敢問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孟子曰囂囂非可以矯情為之也以其足諸已而無待于外也所得之善謂德吾自尊焉仁義忠信樂之不倦所守之正謂義吾自樂焉進退出處之不苟尊德則良貴在我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樂義則至正在我有以自安而不循乎外物之誘所以知與不知皆可以囂囂而自得無欲之氣象著見

而不可掩矣。析講斯可以見。窮達之不易。則可以見。窮達之不變。○尊德樂義。是平日用功處。正所由窮達者也。蓋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慕。而不在乎富貴。人不知。則心中自有至富至貴而不戚于貧賤。故皆可以尊德樂義。遊說之道。此二句已盡下文。累推開說亦可。○德。是人人所得于天者。屬心言。義。是合于事物之安。屬行言。尊德樂義四字。是一章骨子。○此節即總註所謂內重而外輕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註中自重自安。意即上文集註之自得也。註中不慕不徇。意即上文集註之無欲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參蒙引。惟其器器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則不失其所守之義。窮而尊德樂義也。其處達也。則不離其所學之道。達而尊德樂義也。其見于行事之實者如此。析講故字。承尊樂來窮主守。故曰義不失者。吾心本有此義。

不失之也。達主行。故曰道不離者。依着此道而行。即所謂不變塞也。○蒙引。不失義義字兼德。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人知為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于行事之實也。○存疑。上而尊德樂義就平日用功言。此則推開一步。就其出處行事言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參太全窮。不失義故士之在我者不降志。不辱身。得乎已之所守焉。達不離道故能與道致治以慰斯民。不負斯民平日之期望焉。士之窮達皆善如此。使非尊德樂義安能見諸行事之實哉。析講士所以為已者。義不失義即不失已。民所專望于士者。

道不離道則不失民望○得已不失望即在不失不離之內
特指出言之以著其窮達之皆善耳說本輔氏○此
節即總註所謂無往而不善也下文引古人以寔之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
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參存疑不觀諸古人乎古之人得行其志則推此德義于人
而功澤加于民不得行其志則修此德義于身而名寔著見
于世不得志窮也而修身見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德義之
在我者我自尊之樂之何已之不得焉得志達也而澤加于
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德義之在我者與天下共尊之樂之
何民之失望焉即古人之事而可以見士得已民
不失望之寔也此士之所以器器而盡遊之道哉
析講志者行道之志澤自道出而注于彼也故曰加修身而
曰見于世者內盡修身之寔而各自著見于世見真修身不

遷泥非有心自見也重上一句下二句特申明上一句以寔
前意澤是德義之澤修是德義之修○蒙引尊德樂義則可
以器器者言其理也不失義不離道則指其寔而言也得已
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
澤加云云則又指其寔而言也

待文章全旨

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
期也凡民豪傑全在有待無待上分
別上一句輕下一句重總是勉人以自立之意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質
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知之資無物
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參大全孟子曰古來作人風化莫盛于文王而人之親炙文
王者固無不感發以為善矣然必待文王之教化薰陶漸漬
而後興起于善者此氣拘物蔽之凡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

卓然自立才智過人雖無文王在上固自能興起于善也學者可以凡民自安而不以豪傑自期待哉析講王觀濤曰氣秉所拘物欲所蔽者凡民也有過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豪傑也似凡民豪傑皆主資言殊不知性善本同而氣秉或異能反其性之同則人人豪傑矣○註教孝乃風教之教獨言文王者菁莪棣棣作人之化尤盛也興者興起為善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即

附之章全旨

此為世之溺情于富貴者發看附字自字非藐富貴也見得我本來無物何有增于我此真是無損加的境地故曰過人遠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欷然則過

人遠矣

坎 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欷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參序孟子曰凡人識不足者每以外物為重輕往往為富貴

所動而不能自持者多矣有人于此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忽然為上卿而有百乘自人觀之富貴極矣鮮不以為可欣可喜慕矣如其自視欷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

以動之真超然世俗外者過人也遠矣析講附字與自視自字相照富貴原是外物與身無干故謂之附欷然註訓不自滿只是如常意耳此富貴亦是

以佚章全旨

二道字最重全本為民之寔心上看出心雖主于佚與生事寔出干不得已若不得不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參蒙引孟子曰人情莫不怨佚而惡勞宜其勞之而怨也怨上之于民心大欲佚之乃不得已而使其所當使是謂以佚道使民非厲民也民亦諒其心而雖勞不之怨矣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宜其殺之而怨也如上之于民心本欲生之乃不得已而殺其所當殺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者亦諒其心不怨其殺之矣夫勞與殺之所及且無怨而勞與殺之所不及又可知矣此無他君以無私處民則民亦以至公諒君也析講大全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是所當為則雖拂民之私欲而定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非必知其佚我生我而不怨也○佚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是也若播穀乘屋之類乃民所自為者說不得使民矣○生道殺民當作刑殺說不兼用兵朱子曰彼有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兼解佚道生道只以心言註所謂本欲佚之本欲生之是也若以一勞永逸為佚道殺一人以生千萬人為生道則勞邊說得去死邊似說不去蓋所生之人非即所殺之人故也只以心言為是

霸者章全旨

此章總重王道之大意首節論王伯之民不同中節詳王民之寔末節即就中節意著王道之大異于霸功之小也他章辨王霸以誠偽言此章辨王霸以大小言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

也皞皞胡考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所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王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參大全孟子曰欲矩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霸者之民感上之惠其意象則欣喜歡樂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其意象則愉快自得皞皞如也析講此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霸者之氣象要知是王民非霸民擬非並言也○此只就民上形容王霸至王者功業之盛末節方言之○陳新安曰霸者之民驩虞霸功

淺近易悅也王者之民嗛嗛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也○註
廣大自得貼民陳氏王道廣大深遠云云是預透末節意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嗛嗛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命泰何以見其嗛嗛如也如刑以懲民惡王者不能不殺民也然爲民除殘爲民去暴因民之所惡而去之而民且忘其爲殺矣自不以爲怨利以厚民生王者非無所利民也然分之田里教之樹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民且忘其爲利矣自不以爲功教以正民德王者非不導民以善也然天生蒸民厥有恒性順其性之自然而導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爲之者所謂嗛嗛者如此
析講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俱

是下之忘上正墓爲民之嗛嗛處而王道之大于此可見故下節遂承此而極言其大○詳中此所謂嗛嗛如也一句可見此節宜重不怨不庸不知上蓋殺之而怨則民猶存一殺之之見也如何能廣大自得下二句做此○豐氏註是本
文上一層意乃推原所以致民如此處也渾之更妙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

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過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也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參大全由王民觀之可以見王道之大矣夫君子凡其身之所臨政教之所及風聲之所被所經過者物無不化不化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在已心忠之所存主者

無意及物而誠于此則動于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
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為至神是其德業之感通及廣被
直上覆下載與天地之化同運而並行豈曰施沾沾之惠乘
人之困急以相市如霸者之小補而學者也
云乎哉此王道之大不可及也
析講政教所及民即感化不必需之以久是過化心之所存
要民化而民即化不知其然而然便是存神所存不出所過
之外若認化字為底其迹便與神字混矣上下就君子言同
流在運行上說猶云天地之神化流到此君子之神化亦流
到此不重配合意註德業二字不必必分題連說云神化俱是
業德就平日所得言甚愛○殺之而不怨三句便是過化其
所以然處便是存神化非大而化之之化是民化之只是所
經歷處沾着些便化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是生存
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蒙引所過
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不知以前的事亦不之說不怨
不庸不知以後的事只就上不怨不庸不知上賢王道之大
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萬古不能易此理○綴
斯來等亦只是過化但其斯之所以然處則存神也

仁言章全旨

此章總見為治者當審所尚意前一節言治道入
民得民有淺深末節申言得民之是也蓋仁言仁
聲之寔正在善政善教故下面只解
所以得民處而入人處不必再說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諸有仁之
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
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衆蒙引孟子曰為治之道固欲其兼全尤當知所尤重如人
君有不忍入之心所謂仁也仁之發于語言號令者謂之仁
言仁之被于民而歌頌遍興者謂之仁聲二者皆有以入人
也然仁言發于已而未必其然且但出于一時仁聲傳于人
而已有所試且又著于平素仁言
之入人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析講入人主感化言得民在施為上言仁言善政俱是好邊
言聲政教皆王道所不可無者但較其感人之淺深則有不
如耳若因不如一字遂取壞言與政未免抹煞仁善兩字矣

○此節只就入人上說仁言感發于下
時仁聲必浸灌于平日必久暫異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
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參序然所以爲仁言仁聲者不外政教兩端而政教之效又有異者政之善教之善皆有以得民也然善政以紀綱法令整飭民于事迹善教以仁義禮樂道化民于性分善政得民之效小不如善教得民之效大也
析講政雖是法制禁令然云善政則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耳若過爲取抑者非○善政善教卽是仁舍政教
二者更從何處見仁故此節當與上節相承說下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

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參蒙引試以其得民者言之善政所設民皆遵守約束畏之而不取玩善教所感民皆歡欣鼓舞愛之而不忍忘善政不使民畏已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有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有以得民之心夫畏惕于法也愛生于心也苟至于愛而長不足言矣民心本也民財末也苟得其心而財在其中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而仁言仁聲之入人者從可知矣
析講畏之愛之就民應我之施言得心得財就我得民之應言○民畏民愛得財得心自是兩意不可以下二句分承上二句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蓋畏之是守其法而不敢違得財則政有成效而足民以足國也愛之是初感其教而悅得心則教化大行而風移俗易民有恒心不止于愛君也故註曰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蒙引存疑皆主此說

人之章全旨

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當時言仁義者多不知仁義爲吾之性故孟子卽

愛敬之良以明仁義為性所固有，不待外求而人不可自失。其良心也，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只就真機發動處言之。次一節言良知良能之定三節正明其所以為良也。○通章要把握不學不慮看得重，方見這愛親敬兄是性中原有的仁義，不然何以合下知能達之天下如一耶。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而出於天，不繫於人。參紹聞編：孟子曰：凡學而能人也不學而能天也。人之所不待學習而即能者，乃本然之能能之最善，其良能也。凡慮而知人也不慮而知天也。人之所不待思慮而即知者，乃本然之知知之最善，其良知也。析講：良字最有味。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註云：本然之善，論吾人功力學慮俱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時解說壞學處大非。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合參：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于何見之？嘗觀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平及其稍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哉？即其知愛知敬也，而可以觀良知矣。即其能愛能敬也，而可以觀良能矣。析講：蒙引：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此只有知字，何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愛敬不可說深，須貼孩提稍長說。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有所以為仁義也。

合參然是親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也親親即吾性之仁也敬長即吾性之義也夫親親敬長而即謂之仁義者無他正以愛敬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故耳天下同此孩提也其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此稍長其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得之于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仁義之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人能擴充愛敬之良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析講親親即仁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人皆畏仁義而不敢為故明其即是良知良能以見其無可諉○大全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良知良能全于無不知愛敬見之無不知愛敬即是達之天下于此知吾性之有仁義把達之天下倒連上節一貫看去書理便明○達之天下無不同只就孩提稍長說

舜之章全旨

此章是形容聖心虛而能應之妙與太舜有大焉一節稍異彼云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是兼登庸以後說此則始終皆指歷山時言也與木石居三句不過言其跡之無異以起下文不甚重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參大全孟子曰觀聖人者不以其迹而以其心舜當側陋未瑒而居深山之中也與木石為居與鹿豕為遊深山之野人如此舜亦如此無甚異于深山之野人也此數就其一無所接寂然不動者言之耳及其偶然聞一善言偶然見一善行天下之善因觸吾心之善聲入心通物來順應其感通神速若決江河沛然一往莫之能禦而合天下之善為一人之善也此則深異于深山之野人而木石之所以為大也析講大全蔡氏曰言行之善是他胸中故物故一聞一見便聲入心通見諸行事如好察邇言用中于民是也不但心與

理融而已。○幾矣只是迹無甚異意及其四句正見舜心大異于人也。兩一字說得活不必拘定。一句言一件事只是形容舜心有感應應意此只據一時感應言未說到極處上蔡說用中于民句不可泥看以決江河擬之者正見舜心爲有源之善故一有感即通猶之江河爲有源之水故一決即下也。○問舜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聖人之心原不帶一善于胸中故曰至虛無一理不洞于胸中故曰至明集註聖人之心四句是從有聞見之時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

無爲章全旨

此章欲人擴充其善惡之良心也。照註作充義說只用註心字爲主雖爲屬事欲屬心然不爲不致却是心不肯爲之欲之也。二無字極重如却而已矣只是完了心體便無餘事意。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善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參大全孟子曰善惡之心人皆有之則不義之事爲人所不當爲所不當欲者自己未嘗不知但爲私意所蔽則自昧其心便自目昧爲之欲之耳今知其所不當爲便要斷然不爲知其所不當欲便要斷然不欲這裏截斷隨往皆然則所爲皆義而事事無歉于心所欲皆義而念念無惡于志如此以擴充善惡之心而已矣。合此安有所爲義哉。析講大全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上二句皆就應事時說兩無字有制私遏欲工夫如此而已。猶云義已盡于此也。所不爲所不欲是良心爲所不爲欲所不欲是私心無爲無欲是克去私心以復還良心。○按後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順以充也此無爲其所不欲逆以制也然無爲所不爲定然爲者皆所當爲故曰即擴充欲邊亦然。

人之章全旨

此章勉人處憂患之道可與毋發章參看首節言人之達于事理者由于困下即人之處困而能達者以証之總是欲人不以困自阻而以困進德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入

丑力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參蒙引孟子曰人情每快意于安樂而拂意于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于未然是謂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察理盡其當然是謂術之智此何以得之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不得之于逸豫而存乎疾疾蓋險阻備嘗者乃動心忍性之機而磨練且深者亦增益不能之地此德慧術智所由來也析講疾疾凡處逆境如下雨笠人皆是德之慧明無不照也術之智處無不宜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無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獨人全何以驗其然也當觀之同是臣獨彼為孤臣同是子獨彼為孽子者所謂情義隔于君親勢分制于近嫡而常有疾疾者也其操心也危常若禍患之至專心而不敢肆其慮患也深預防禍患之來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一德故能周知人情備賞世故達于事理而德慧術知全焉故曰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也然則當憂患者可不思進德而自勉勵乎

析講真註達于事理即臣道子道所當然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智獨字有意疾疾非一端獨孤孽尤易見也孤孽之達如賈誼出為長沙太傅而所學益進重耳在外十九年而歸霸諸侯其一証也

事君章全旨

此章是次第人臣品格一節高一節欲為人臣者知忠佞之別識上臣之概決當取法乎上的意思○各節上句俱不輕乃是各造就的人品其事業皆根于此然須虛講蓋下正見之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參序孟子曰臣品之不同也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不務實
難陳善但阿徇逢迎為君之容悅者也其于國
家之安危漠然不顧此諂諛之臣也無足道也
析講容是使君容我悅是使君悅我此是
長君逢君一輩人為是事務為此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
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參序等而上之有安社稷臣者其輔君保民計安社稷無所
不用其至而精神志念以此為悅者也此
國爾忘家之忠臣也然猶一國之士也
析講安社稷是為君安社稷重悅字○安社稷兼輔君澤民
言以此為悅但圖功之可就而無志于道之大行故次
于天民○上節悅字屬君此節悅字屬臣所指不同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
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悅不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
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參序進而求之有天民者以道自重而不敢棄天當其未行
之先必看達焉可行其道于天下而後行之不肯
徇人以小用者也此天下之士也然猶有意也
析講天民正先知先覺乎天理者達可行于天下即堯舜其
君民意可字天下字而後字俱不可忽○太全蔡氏曰以其
全盡天理與凡民不同故曰天民不小用其道正全盡天理
處○此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事後來出當大任而言
也須看伊之耕莘伊之餒溺時便知此証為確証也民是未
在無位之稱達可行只主道不主時今人于伊呂句意亦無
不解但皆說了既行一截則于天民字未當也○惟其重已
之道所以愈于社稷臣惟其取必于物正而未出于盛德之
自然所以不得為小人○天民大人之分不在已出而為臣

與未出而為民上之在有意無意上猶有意者處則有意于處出則有意于出也大人則不然德盛而上下俱化大人無意也即遊世不見知大人亦無意也此其所以異于天民與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至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參大全進而求之有大人者其德既盛其化自神但正其在己而上君下民之間物自然正所為篤恭而天下平者也斯其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勞道濟天下而無必行之意洵為臣道之極歟析講大人是德盛之聖人正己便物正無工夫物正兼感格君心轉移民俗說○陳新安曰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于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于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各卿可以當

之若天民者則志于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于功名也至于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此惟周公孔子之當之○南軒張氏曰正己物正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者若規規然有意于正物則其道狹矣

君子章全旨

此章因世人徒知勢分之樂而不知性天道德之真樂故揭而言之總見性分之樂非勢分之樂所能易也不與存非輕視天下只借來形容二樂之真可樂耳樂是心滿意足之意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

與皆去聲下並同

參說孟子曰人皆知王天下之可樂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猶不得而與存其數焉析講王天下只就勢分言未說到王道之成上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參淺說何言三樂又母俱存而周旋其左在兄弟無故而終順乎天倫此人所至願而難得者幸而得之則吾致孝致友之心得盡而快然無遺恨焉何樂如之此三樂也析講大全蔡氏曰孟子論大道以仁義為本論仁義以事親從兄為寔此言三樂又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之首然後及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蓋一本之理百行之原也○此是天倫之樂俱存無故則孝友得以自致故可樂○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相遠或不長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而憂其為亂則有故矣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饜矣參淺說內省多疚無以自安今已私自克天理已復完其命于天者而仰焉不怍于天盡其同于人者而俯焉不怍于人心廣體胖洋洋乎適又何樂如之此三樂也析講蔡氏曰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此是盡性

之樂註中克己意乃不愧不怍之由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參淺說人本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遂者今得天下英才之士以所樂于己者教導而養之則斯道之羽翼在一堂而宗傳及後世已物一原之分量由此全矣何樂如之此三樂也析講蔡氏曰英才以資質言不兼學力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此是傳道之樂○父母節補出孝友得盡意此節重看註中以所樂乎己者二句左與不愧不怍節克己意對得來左見三節俱有功夫林氏總記似輕看首尾二樂矣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改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參淺說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此皆天性道義之
趣而極人間之難得者天下勢分之樂焉足以
擬此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析講三樂皆吾所固有而無待于外求者也彼王天下者天
位雖可樂孰與天性之尤真樂身雖可樂孰與誠身之尤得
富貴一時雖可樂孰與道傳萬世之無窮又安肯以彼易此
哉如此講方得兩意相形意○末節中上
三節要得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含不同

廣土章全旨

通章重所性不存一句上言性起欲樂之外下詳
性之蘊所以超于欲樂處總見輕勢分而重性分
意首二節以悅樂通說起下所性句三節正發明所性不存
之定四節言所性所以不加不損之故○鄒陽朱氏曰此章
明內外輕重之等道行于世固可樂德全于己尤可貴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闊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參蒙引孟子曰人惟內有不足斯不能遷于外耳君子則
不然如使得一國而君之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

仁民之心無窮而此之所及猶有限故所樂有在而不存于是焉

析講欲之在施澤上進求不存以道未至于大行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參蒙引如使土不但廣民不但眾也而且中天下而立作君
作師定四海之民以教以養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吾道無
乎不及君子樂之矣然此特樂之

自外來者耳故所性不存于是焉

析講蔡氏曰上章王天下只是得天位而已此則言其道之
大行故又以為樂也○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中天下而
立猶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非謂天下四方我居其中也中
天句對廣土言定四海句對眾民言欲字欲樂字廣

對眾民言欲字欲樂字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參蒙引君子所性不存何如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
樂也亦不為之少加焉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亦不為
之少損焉則以其所得於天者分數已定故
也豈若物之有餘不足者可得而加損乎
析講性屬分內欲樂屬分外內既定本無不足也何得而加
本不待于外而後足也何得而損○大全朱子曰此說生來
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個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
不見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見減少些子蓋這
一個道理合下都定更添減不得○分是分子之分天所
分子渾然各足不欠不餘故曰分定○聯士曰此節言所性
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蔡氏曰分
定如燈之有光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燈于櫃中燈
體不損此喻最妙○加損謂增加此性減損此性也俱指性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
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
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
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
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
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居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泰大全以君子所性之蘊言之仁義禮智人心所同具之性
也但眾人為氣拘物蔽而失之耳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
累合下生時所性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根于心植立堅
固不可搖奪根既深則英華外發其生色也晬然四德之
呈露于面而清和潤澤于人以可親盎然四德之充暢

而豐盈滿示人以可象以至四德之施于四體則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喻如子容恭不待自己教他恭而子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己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君子所性者如此得于天者既如是其甚全故無欲而不自得也豈以窮達而有加損哉而所欲所樂信乎不足以語性矣析講言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道盡了下生色等件俱是根心妙處不日存于心而日根于心者四德在心如木之根本栽得深固有非物欲所能搖之意其字指根言生是根本中自然發生許多神來出來故粹然盎然三句俱是形容性真妙處不着迹上○蘊卽寔字非蘊藏之謂上已貫至末四體只是手足意人之動作威儀全在手足上故獨曰四體○鄭素臣曰性本載之于心今言根于心是有存養之功使其根深牢固于心心永無放失之虞下數句乃有諸中者形諸外也

伯夷章全旨

此章是勸動當時之君善養老意言欲得仁人在先養老欲善養老在師文王首節述一老歸文王之善養以勉人次節舉文王治岐之一政末則因其政而著其養老之善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泰序孟子望當時諸侯養老曰人君爲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歸者不觀諸文王乎昔伯夷辟紂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其歸焉以就其養可也太公辟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其歸焉以就其養可也夫伯夷太公固天下之仁人而歸文王如此今天下之君能善養老如文王則仁人皆奮然以爲已歸矣

新講卷一 下句承文主事而推論其理如此不必粘文王上說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無
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參序試以文主治岐之政言之每夫授以五畝之宅于墻下
隙地皆樹之以桑使匹婦蠶之則帛有所出而老者之衣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
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授以井田百畝使匹夫
耕之則穀有所出八口之家亦可以無飢矣
析講蒙引此一條且慢說文王養老字出下左承此言之
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少者不與也無飢獨言八口之家老
者固在其中然于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

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此節
為末節張本于養民之中而寓養老之政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
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參序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則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豈家賜人給之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如田百畝里
五畝文王為民區畫之樹桑畜母文王教民孳植之由是導
引其妻子使即其田里樹畜之所得者為衣帛食肉之具以
養其老者如是焉止矣凡人年五十衣非帛不煖年七十食
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壯者以無衣無食為凍餒老

者以無帛無肉爲凍餒文王之民無有凍餒之老者此
正伯夷太公所謂養老之謂也今之君可不以爲法乎
析講麟士曰前節敘此節議○此之謂也達說云此善養老
之謂也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謂字應○王觀濤曰制其田
里四句皆是因民之利而利之耳作文在此意發揮導其妻
子二句又承上二句來勿作三平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
者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老者無失所也○存疑
導其妻子二句就在匹婦鰥之雞執無失其時內

孟子卷之十三

